"清代边疆开发史"工作会议纪要

张晓虎　成崇德

人大清史所去年承担由国家教委审定的国家七五计划文科项目"清代边疆开发史"任务以后，进行了搜集资料、讨论专题、确定体例、章节、内容以及汇编有关论著索引等大量准备工作，于今年五月份草拟出本书的写作提纲。6月29日至7月6日，该书主编戴逸教授和马汝珩教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组织撰稿者就全书的提纲初稿进行讨论，并逐一审议了各分篇执笔者的工作准备情况。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负责人田珏同志和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大正同志也到会，对全书的体例、提纲和内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正在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的联邦德国留学生达素彬小姐应邀莅会，并介绍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中国内陆亚洲边疆》（Jnner Atsian Frontjers of China。1951年修定版）一书的主要观点及有关情况。

与会者认为，"清代边疆开发史"是一项涉及众多门类的边缘性学科，其内容不仅限于历史学，而且兼及地理、气候、农学、水利、工程建筑、动植物、矿物等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与社会、民族、人口、宗教、文化、心理乃至民俗等学科紧密相关，因此，不仅要在总体上把握住清代边疆开发历史进程的主要规律及脉络，而且兼顾开发活动中诸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勾绘出一幅多姿多彩的清代边疆开发史全貌。大家还认为，从开发建设的角度去研究认识边疆历史，是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一项对今天边疆地区四化建设十分有益的工作。

会议初步确定，本书的总体结构为一篇综论性的导论和六个边疆地区的分篇。大家首先就导论所述及的几个理论问题、诸如"边疆"和"开发"的概念、涵义以及研究的对象、内容、层次；开发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开发的分期及特点；清政府、中原地区与周边省份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对边疆开发的影响；清代边疆开发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不但伴随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版图、疆域奠定的历史进程，具有超迈前代的历史贡献和特点，也有囿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其开发的性质、手段、方式和内容，与同时期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扩张相较，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而是各边疆地区封建化的不断深入过程。

大家认为，本书所说的边疆，是指在清政府管辖下的与邻国边界毗邻的周边省份和地区。其他边远省份、诸如青海、贵州、甘肃、宁夏等，均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另外，边疆不仅指陆疆，也包括海疆在内。但本书主要研究的边疆开发，是指那些经济落后边疆省份的经济、文化发展而言。故东南沿海地区（海疆）除台湾、海南二岛外，均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边疆省份主要包括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与台湾、海南二岛。在谈到"开发"一词的概念与涵义时，大家认为"开发"一词见于史籍，始于《汉书、王莽传》，但与今天所说的开发涵义相去甚远。后经历代推衍递变，直到《晋书·羊祜传》，才出现了"开拓""拓展"和"辟土开疆"的新义，与我们今天的认识相近。显然，我们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清代边疆开发问题时，开发一词的历史涵义已不可取。本书所研究的开发，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包括统治者）以垦

殖、开采等方法对自然界（土地、河流、矿藏等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与改造，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与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推进。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清代边疆省份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从不发达到逐渐走向发达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清政府对边疆的政策、政治建置、人口流动、土地开垦等许多与开发有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已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0-44页。）换言之，人类“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 过程。这里，人是开发的主体，而自然界则是客体。一般说来，主体因素是积极、主动和富于变化的，客体因素则处于相对稳定和不变的状态，其变化往往要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显现出来，而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却能使自然环境在较短的时间内变化和改观。由于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改造水平也不同。然而，任何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开发活动，都有一定的承载能力和负荷极限，违反自然规律的滥采滥伐或超量垦殖，则只能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在科学技术水平尚不发达的清代，边疆开发有其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之处，这正是“清代边疆开发史”一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清代边疆开发史，可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为时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总的说来，清前期的边疆开发是在清政府的统一调度之下，各边疆地区的人民和地方政府在很少有国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的经济开发活动。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原和边疆地区旧有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与清前期截然不同的新情况，边疆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另外，清代边疆开发又可依不断深入的过程，将前期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后期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以使层次分明，叙事有序。大家认为，本书的写作应本着“年经事纬”、史论结合的原则。

清代边疆开发并非各边疆地区孤立的生产活动，不仅与清政府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相互影响、促进和制约。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清政府对边疆各地区的种种施政措施和经济政策，始终带有鲜明的集权性质，其中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清历代政府决不允许边疆地区的各种破坏和分裂因素的存在，因此清代边疆开发始终是在领土统一和疆域稳固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扩张领土和开发活动并举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清政府本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 不 易 其宜”的基本方针，注意照顾各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因时制宜，这不仅是清廷出于政治上统一和安定的需要，也使边疆各地区的开发活动各有特点和成就。另外，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因素，始终与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紧密相关，二者互为依赖，支持，同时又相互制约。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清代中原地区向各边地的大面积、大数量移民。中原人口迫于过密而向各边地流动，不仅给边疆地区的开发增添了新的力量，也使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化，其中可研究的问题颇多。

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近代中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边疆地区首罹其难。割地，首先破坏了中国边疆的完整性。帝国主义对各边疆地区的武装侵占、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引起各边疆地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其抑制和破坏作用是问题的实质。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入，不仅激发了边疆地区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也刺激了

（下转第50页）

永历十一年十一月封郑成功为潮王，实际上此封不存在，因为延平王是实授，潮王仅是议封，两者不能混淆。

南安县郑成功纪念馆的《郑成功确留胞弟在日本》，根据历史资料和口碑材料，认为七左卫门系郑芝龙之子，是郑成功的胞弟。郑成功和七左卫门皆为郑芝龙的日妻田川氏所生，后来郑芝龙、郑成功、田川氏先后回到中国，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七左卫门留居日本。经过日本友人的周密调查，确认现住横滨市的福住邦夫是七左卫门的第十二代孙，这为研究郑成功的家族历史和衍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吕荣芳（香港）的《香港九龙北佛堂门海底捞获永历四年火炮考》，介绍了此炮系铁铸，长165公分，口径7公分，口沿厚8公分，炮身为筒体，中部有双耳，尾为球冠，外加9道箍，炮体铸有阳文款识铭文八行，竖行排列共58字。对铭文进行识别和考证，得知此炮为永历四年（1650）六月，由杜永和、范承恩监造。该炮可能是顺治七年（1650）十月，或十二月，杜永和等人与清军作战时沉入海底的。

潘文贵的《郑成功双龙铜炮考略》，1976年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在市郊海沧征集了一门双龙铜炮，但炮身无铭文。根据文献资料和炮的外形进行考证，认为是郑成功军队使用过的武器，可能是郑成功军队铸造的副龙熕，或类似的铜炮。

胡月涵（荷兰）的《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介绍了荷兰文献中，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来往的信件，从1653年1月至1656年1月，共计十五封信，可以看出1654年以前双方关系比较好，以后由于郑成功要控制海上贸易，征税充饷，所以关系不好，认为这些信件对研究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十分重要。

陈支平的《郑氏史料辑补》，介绍了研究郑氏史实的几部稀见史籍，如张遴白的《难游录》，不分卷，内有《平国公郑芝龙传》。沈颐仙的《遗世琐谈》，其中《附记》有“漳泉海寇”，记载有关郑芝龙的事迹。宋徵舆的《东村纪事》，不分卷，内有《郑成功传》。《甘裳堡琐记》抄本，分上下卷，下卷载有顺治年间郑成功军队与清军先后进驻该堡的经过。《皇清追封王爵谥忠勇寿岩黄公暨配追封王夫人寿烈李夫人墓志铭》，其中详载康熙十四年（1675），郑经围袭海澄公黄寿岩的事迹。这些史籍的作者皆是当时人，记载翔实可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郑氏史事的重要史料。

（笔者根据会议所发的论文整理，可能不完全，请见谅。）

（上接第52页）

边疆地区的开发速度，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总之，清代边疆开发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在同时的世界历史也有其突出的特点和地位。戴逸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认真总结清代边疆开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懂得，祖国的统一和强盛，并非仅仅靠武力征服，而更重要的是靠开发建设。”与会同志对此深有感触，表示全力以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教委的支持和领导下，虚心听取史学界的意见，力争早日写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清代边疆开发史》专著。

为确保本书的质量，会议决定各分篇撰稿者从编写资料长编入手，俟资料(包括国内外)掌握较充分后，经反复讨论再行动笔。另外，本课题组与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汇编的《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名暂定）》已近尾声。全索引约计十大类、五十余万字年底可交稿。